

短篇小說

李雪華

民國四十一年生

師大國文系畢業

現職／

花蓮女中教師



曾發表

小說「痛」——中央日報

散文「恍然亦惘然」

——張老師月刊

散文「天使」——聯合報

散文「曾經」——師大校友月刊

散文「有沒有更好的食物」——聯統日報

太陽依舊升起

短篇小說組第三名

李雪華

「你阿爸若置在，伊萬項代誌攏嘛尊存我，伊攏講我是這隻，你咧？你和你某敢有甲我看在眼裏？出門，一輪轉就出去，敢有問一聲這個老母，有倘吃沒？」婦人伸出大拇指，顫著身說，被驀然襲上的記憶激盪得益加無法自抑：「以前我人若不爽快，你老爸滾水就捧到面頭前，藥就拿到面頭前。你咧？我飼兒，一點兒目的攏沒，無管阮生死——」

「阿爸若置在，有阿爸的問題，免講彼！」恨聲橫氣截掉婦人話的，是愠怒，困鬱的中年男子。

婦人的記憶世界被毫不留情的怒聲斬截；胸脯上下起伏得更迅速，話更破碎不成句：「我若講你老爸，你就甲我刺；我若講你某，你就叫我勿講，一句話就刺到阮喉嚨孔，阮——」，男子困頓地垂頭。

「媽，俊生的意思，是講今嘛莫講以前的代誌。目睷前伊的打算有啥麼卡要緊。」出聲的是面皮白淨，臉色清冷的女子，她住另一城鎮，爲了娘家母親日後生活的解決和弟弟債務的處理，特地回來，她柔聲企圖緩和說話的氣氛，以利問題切入核心。

「你講！你講！搭一遍你講，阮無聽？我這個做老母的，無代價做到這款，我驚的就是你不講！」

「媽！我的意思是講——不管瑞玉安怎——我不是講伊對或不對，伊是我的問題。今日，處理這項代誌，伊跟咱攏無關係——」。

「安怎和伊沒關係？今日咱會安爾，攏是伊做得來——」。

「媽，你聽我講，不管過去我這個做兒的，做起的，安怎沒路用，今日，總是受妳和這些姐妹的鼓勵，才想要面對

現實，處理債務。我今嘛心肝內已經有相當的打算，這打算裏面，和瑞玉攏無關係，講卡坦白，我當做伊是廢人，老母是我的，兒是我的，以後我會改變——」。俊生在老母、姐妹重重圍剿中終於逼出一點較實在的話。

這是阿好喪夫十多年，子女各自婚嫁後，特殊的家庭聚會。出席的有大女兒春江，三女兒雪霞，小女兒文敏，和顯然是問題的製造者兒子俊生。這個聚會已進行兩個多鐘頭了，但由於情感激動，心結糾纏，互相指責，語意曖昧，突生情緒，使得話題不斷旁生支節，始終談不到要點——賣房子與否。

阿好一張口就淚流不止，語無倫次，和她的兒子未出聲即蹙額，蓄滿愠怒，一出聲就更無保留的恨聲橫氣恰成對比。三個女兒看來是站在阿好同一陣線上，她們該是維護母親的，但春江不是心急口辣以致口不擇言。就是半天不吭聲，聽到弟弟彷彿是維護弟婦的話，就盛怒地大聲斥喝打斷話頭，使話題不斷岔開扯遠。文敏理路清晰，學院派的說話方式是專科讀不畢業的哥哥所不能忍，只要她張口，俊生便以下垂的眼皮充份地表現不屑與之交談。勉強維持一點相抗局面的只有雪霞，雪霞嫁得遠，少往來，彼此還能維持一點客氣，最重要的一點，這個姐姐是俊生唯一還沒開口伸手的，面皮沒有撕破，或許可視為求援的對象。故阿好與俊生這個關鍵性的家庭會議，看似以四敵一，在俊生的心底可琢磨著：要周旋的其實只有一人。

阿好雙手扭絞著一張濕透的衛生紙，哭濛的雙眼無意識地盯著自己不自覺一直打顫的手。她曾經有美麗雙眼皮的眼睛，現在被無止無休的淚水泡腫，被眼瞼肌肉快速遮蔽的瞳孔中盛著淚光，益發看不清散坐在她身旁的兒女的表情，也聽不太清楚他們在講什麼，可是她沒忘在激動的空隙裏思想著：為什麼她的二女兒秀聰，四女兒美彩沒來？她不太清楚要她們回來做什麼，但現在除了女兒，她還有誰可依靠？

「媽，俊生講要賣厝，妳有同意沒？」出聲的仍是雪霞。嫁得遠使她有超越混亂局面的距離，也使她彷彿有了客觀講話的立場。她聲音柔和但清冷。

「不是妳們叫我安爾做？不是妳們叫我著予伊？若沒，阮要安怎？——」

「媽，不是阮叫妳安爾做，妳自己著愛決定，妳要予伊不要予伊，攏是妳要決定，無通塞予阮。厝是妳的，兒也是妳的，伊做到這地步，伊自己要負責任；但是，今嘛伊甲妳開口，要否攏看妳——」雪霞保持著免於混亂的距離。

「妳們的意思，就是叫我著予伊。我若不予伊，尹某就要死賴我，我驚伊。」

「媽，咱勿講伊。攏卡安怎講，我感覺有虧欠伊的所在，在我心內，我若甲厝賣掉，債務還掉，我就得當講：咱沒虧欠伊，彼時，要死、要離，隨在伊——」講到瑞玉，俊生不得不出聲。

「是安怎講，你虧欠伊？今天你會欠下這麼大的債務，不是伊大膽做得來？攏講，是安怎你著賣老母的厝來替你某還債？」春江一聽瑞玉的名就斥咎，她痛恨弟婦任意調唆弟弟，更痛恨弟弟訥懦。

「大膽？啥麼人做生意不大膽？若要講，我這個做夫的，共款沒盡著一絲做兒婿的責任，沒啦！我也沒像這些姐夫妹婿孝順媽媽安爾孝順阮丈人啦！媽媽也是無甲伊當做查姆兒看待啦！」俊生閃避大姐的斥責，轉身攻擊阿好的弱點。

「我著安怎甲伊看待？我甲伊看做查姆兒，伊敢有甲我當做老母？照你講，阮不就是欠伊囉？——」阿好沒提防這一

招，不及自衛，只有自下結論。

「不是安爾講啦！唉！講這沒效啦！厝算阮甲妳借，咱債務若擺還清，從頭來，阮買一間還妳，這我擺有相當的打算。講一句卡坦白，今天若不是既有困難，著免講這有的沒的。要，否，隨在妳。擱講一句卡不客氣，這是阮和老母的代誌，和妳們這些姐妹擺沒關係——」。

俊生在母姐夾七夾八的圍攻下，他也無頭蒼蠅一樣爛打亂鬧，東刺西捅，企圖殺出封口。

「啥麼沒關係？當初你阿爸置在的時候，擺是你三個姐姐在負擔，這問厝，你敢有負擔著？」阿好搶在女兒出聲前說。顯然她已毫無守住房子的本錢和意志，但她不能不先堵住兒子的嘴，以免失去邀女兒共同防衛的立場。

俊生立即一副不提阿爸不生氣，愈提愈生氣的臉色，全然沒注意其實母親已失去守屋的意志，潰亂了陣腳。宿怨自棄之心一勾即起：「阿爸置在，阿爸置在，愛講，當初你們在冤家時，摔碗摔筷，一個拿剪刀，一個拿菜刀，阮著驚到欲死，坦白甲妳講，若不是妳和阿爸安爾，我也不是這款啦！——免講這多，要，否，隨在妳，妳兒就是安爾沒路用啦——」。

阿好看著眼前這個鐵心整出，困鬱暴怒的兒子，看旁邊憤憤悻悻的女兒，憤怒、激動的波濤逐漸消退，轉而變成悲傷。

X X X

阿好的命名，是她生母把她送給人的自飾之詞：「就是要予妳好命，才甲妳送予人的。」阿好出生時，大她一歲的大哥天天哇哇大哭，阿好的生母說：「這個查姆兒佔大，會予尹阿兄不安寧。」讓兒子好養飼才是她真正的心意。

阿好小時候命倒也不壞。阿好的養父母是糖廠的小職員，沒有自己所出的孩子，倒也能真心不虧待她。在那處處都有養女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時代，阿好被號稱為「新婦仔王」，意即養女群中她號稱王。第一因為她不需做童養媳；第二她上日本人辦的小學受教育；第三她敢大聲頂撞她養父母；她還擁有與同學同伴來往的自由。唯一拘絆她的是：不管她多自由，她深深了解，她的婚姻由不得她。她有繼承養父母香火的義務。因此無論她與同窗同伴多愉快相處，她心中有一很清晰的聲音：妳沒有感情的自由。她學會不去問心底的感情。

阿好的丈夫阿良，是她養母親自挑的。或許那時代也談不上誰挑誰，人人只有過日子的打算。阿良出身更微寒，「生孩二歲，慈父見背，舅奪母志……」無疑就是阿良身世的寫照，只是阿良沒有祖母可依，他和他母親改嫁的拖油瓶，五歲就被趕出來自力更生。他跟阿好的養父母在同一糖廠，在卑微惡劣環境下早就練就一身生存好本領。他知道阿好這家人口簡單，兩個大人頭腦更簡單，他們的養女雖薄有悍名，但勤奮而自卑，這樣的女人容易低頭。他心理自有算盤，他涎著臉半開玩笑半認真對阿好的養母說：「阮予你們招。」

阿好阿良同年，結婚時二十歲。四年內連生三個女兒：春江、秀聰、雪霞。兩老人在前兩個孫女兒出生時還喜孜孜，到第三個孫女兒出生，就沒好臉色。阿好不迴護丈夫，但偶爾還要頂撞養父母：人是你們招的！阿好瞧不起阿良被招，可能更瞧不起自己。直到二老失望已極，惡聲氣擺在臉上，拿掃把趕他們出門，阿好才認真意識到承繼香火的重

要。在小小火車站養父母來拉搶回他們唯一行李：棉被，阿好才發覺並立在身旁打哆嗦的阿良有多寒單。

民國四十一年冬，廿五歲的阿好阿良，身無完衣地在處處是殘垣頹牆，荒煙蔓草的台北游棲。木柵、永和、疏公圳、小南門、公園、圓環……的臨時工寮，都曾是他們短暫的棲處。在工寮，阿良打零工，阿好替人洗衣煮飯；阿良走到哪裏，阿好跟到哪裏。有時阿良工作未定，阿好就先留在原處繼續爲人煮飯洗衣，等阿良工作稍定，才來拎包袱似地領她。上台北第二年，他們生下俊生，兩夫妻獲救般趕緊返鄉稟報，同時贖回抵當品地把三個女兒帶上來。

年輕的夫妻帶著四個孩子，單獨在異鄉過日子，雖仍只是隨著工寮四處游棲，但總算有了家的感覺。加上阿良、阿好都是有手藝的人，阿良學的是「細木」，舉凡櫥櫃、桌椅、窗檯……經過他的手無不端稜美麗；阿好學過洋裁，針腳踏得細密可靠，式樣裁得新穎大方，交件交得快；他們的手藝獲得肯定，生活有了著落，一家六口在台北落了根。

阿好常對子女說：「我是磨指頭皮餵你們大漢的。」阿好白天洗衣，晚上裁衣，長年深夜踩縫衣車的「軋！軋！」聲，和清晨用力刷洗衣服的「刷！刷！」聲是春江等三個居長的女孩一輩子想掩耳不聽卻拂之不去的聲音；而阿母蹲伏匍匐於大浴盆，縫衣車的衣服堆中的身影，亦是她們一生想揮掉卻揮之不去的母親形象。

阿好既有好手藝，復有高遠志氣。雖然孩子一大群，雖然三餐常不繼，但她絕不讓孩子露饑餓相、襤褸狀，她絕不容忍孩子因食而爭吵，也不容孩子邈過，她的名言是：「吃好吃壞，沒人知；穿好穿壞，人人看得到。」「窮不可恥，露窮相才可恥。」她常嚴著臉，用眼神牢抓著孩子的舉止。另外，她堅持孩子要受教育。鄰里親戚常勸她：「查姆囡仔這大陣，分一、二個子別人。要不，免予尹讀冊，你兩隻手骨敢有辦法餵？」阿好只微笑，謝絕了一切爲她善意的打算。阿好心底有她隱藏的驕傲：她要她的孩子受教育，要她的女兒們有衣穿，她一個都不予人，她要她們體體面面，像一般女孩嫁人，不要像她，再好命也是養女。

她的居前三個女兒果然個個乖巧懂事，在學校成績好，在家承下一切家事，照顧弟妹，一個帶著一個讀書，認份而自動，走到哪裏，鄰里無不稱讚艷羨。

上台北第五年，阿好他們終於有了一個較長久的落腳處，那是一個敗落大戶的家宅。他們和三輪車伕、舞女、破落大戶的無賴子弟，來台北討生活未有著落的各地人……散居同棲於這原屬同戶人家的各房各屋中。他們的廚房搭在人來人往的通道旁，洗澡間羞立在家家戶戶天天都要洗滌各色各樣衣物的井邊，那是澈底暴露各家所有生活的落腳處。

饒是如此，阿好仍端凝有志氣地帶著已增添爲五個的孩子，爲人洗衣裁衣過著勤謹的生活。

街坊婦人有時在他們吃飯時從窗外探頭，一面搖著蒲扇，一面搖著頭，不可置信地歎讚：「阿好官，妳這陣囡仔，是安怎飼的？這乖巧——」；阿良的工作伙伴常在早晨來招他一起上工，後來也常屢屢對人提及：「阿好彼陣囡仔，有夠乖，一塊銀的醬菜，五個囡仔，要帶便當，又要配早頓，一個漬桃仔就要配一個便當——」。

阿好對這樣的讚詞，矜持地笑笑，沒有附合也沒有推辭，她的孩子是她貧瘠生活的唯一外衣，也是她將來好命的希

望。唯一憾恨的是：在一連五胎中，只有一個男孩。

阿好仍不正眼多看阿良。但她有隱藏的想法：她要為阿良生一個完全屬於他的男孩。她要阿良也有一般男人得子的得意，和毫無忌憚疼縱孩子的喜悅，而不只是為她養父母盡責任而已。因此當阿良在生活稍免飢凍煎迫，即手脚發癢似地在外問花尋柳，阿好也事不關己地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她心裏隱約有寬宏的氣度和懵懂的憨厚；伊嘛有追求心願的自由啊；同時蒙昧地仗勢著：是伊自己要予阮招！另外有一聲音是這麼對自己說著：有這陣困仔，伊敢會行開腳？

因此當他們婚姻史上第一個第三者，坐著三輪車出現在那個原已難以隱藏，復加上人喜互相窺探彼此生活的大雜院時，阿好正洗完三大家衣服，和街坊婦人群坐在樹下，手猶不離針黹，聽說有人要找阿良，阿好頭一抬，迎上一模樣溫婉，裝束入時的麗人，阿好不及思索，手指黝黑的自己家門：「喏！就住那間！那麗人深看了一眼阿好，沒有進門，反而轉身坐原三輪車離去。」

事後，阿好說起，只淡淡地：「我也不知影伊是誰？伊是來做啥麼？」阿良則不勝悵悵：「伊有一個孩子，比俊生卡大一點，生做親像雪霞。」阿良在眾女兒已都解事的家裏，不加隱藏心裏的惆悵。眾女兒們把它當閒話一椿，不相信，也不願想像：在已經姐妹眾多的行列中，還多一個異母妹妹。

阿良的生活中沒有一件如自己意：沒有自己姓氏的男孩，沒能保有婚外情和非婚生女兒，和妻子的生活只有責任和義務。他未免牢騷：伊娘咧！我就不相信阮這世人未出脫！生甲一陣查某困仔，做白工替人飼某。好啦！若不予我生肖生，就予我七個查某困仔！若有七個查某困仔，我就來組一班戲班！

阿好和她的女兒們全不把這些話當真聽，女兒們個個功課好，壓根看不起戲班，何況她們不可能有七姐妹，她們比父母更厭惡姐妹眾多。但是她們全忘了這個被窮困、孩子、責任、義務：……所纏的男子，他從不曾忘情他的戲曲生涯。

阿良在糖廠工作的時代，曾是廠裏康樂隊唱南管的小生。他們原只是廠裏休閒活動業餘的組織，卻因唱出名堂，到村裏各地演唱。阿良眼睛會說話，加上對曲文曲韻有獨到的天份，竟使糖廠這業餘的隊伍，四處引人注意，造成風靡。後因為在村莊比賽中屢屢獲捷，引起他隊眼紅，班裏重要角色一時之間被下毒倒嗓，班子才解散。阿良也就在此時和阿好養父母起衝突，上台北的。

阿良雖倒了嗓，但曲文樂調情節在腦中早已生根，他仍愛哼唱，在困窘的時候、稍免於困窘時、三杯兩杯淡酒下肚時、逢年過節時：……他會或睨起眼，或閉起眼，微微搖晃身體，打著細膩的節拍，一遍又一遍地唱出他腦海裏的世界。這時他喜歡子女圍繞在他身旁，彷彿被台下的觀眾簇擁，唱得高興就不免自賞自憐起來：「阮兩歲沒老父，五歲出來牽生盲，十三歲學木匠：……你娘咧，阮隻隻手骨飼你們這大陣——飼你們的錢若疊起來，比你們每一個人擱卡高，阮赤手空拳——」，這時他的子女就不捧場地一個一個溜走，不肯聽完那些他們都能倒背如流的身世經歷，更遑論去瞭解曲文中曲折的世界。

阿良沒有受教育，但是憑著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時，給民眾開設的補習班，他受三個月的漢字訓練，加上從戲文裏獲得的啓蒙，阿良能讀許多古典小說。也由於對音韻的愛好，他無師自通會唱各種歌曲，家裏因之收集許多唱片。在他稍

能顧及大小溫飽，稍免生活煎迫，他就會背著阿好帶回收音機、唱盤、唱片……在那個普遍拮据，而他家尤為寒儉的時代，他們的家永遠流洩出樂聲、歌聲，而一家七口擠著的床，床頭床底也永遠堆滿七俠五義、紅樓夢、兒女英雄傳、唐祝文周……。

阿良以小說、戲曲築起現實生活的藩籬，藩籬外的歸阿好管，藩籬內的是沒有過足的童年，和青春夢想。阿好仍一家一家替人洗衣、裁衣。沒米沒柴，阿好張羅；債主上門，阿好擋；五個孩子同時要註冊，阿好磨破手皮也籌措不齊，這時阿良會慷慨地兩手一攤：那——把收音機拿去當好了——。

二女兒秀聰是眾姐妹中對現實生活最乖覺的，也最幹練。她懂得打交道，出入當舖的事就歸她管。當舖的櫃台高高拱著，布簾低低垂著，秀聰把抵當物——或收音機、或手錶，或阿良的西裝，往高高櫃台一拱，當舖老闆伸出頭睜眼一覷，看是小孩子，懶洋洋出價，秀聰機警地抬價，再讓當舖老闆殺價，一來一往中，她盤算著扣下利息錢尚有多少餘額付註冊費，討價還價中應在什麼地方停止。這些出入當舖，接受渺視一覷的估量，以及討價還價的交易經驗，未始不是秀聰日後對自己人生自棄的潛因。

「人攏講阮阿好官好命，阮也是安爾感覺，你阿爸在生尊存我，攏講我是太帥（日語：領袖之意），啥麼攏讓我不！」阿好每當回憶起阿良，無不是這樣開頭。但她的兒女不願聽也聽不下去地個個溜走。他們的確有各自的理由不能附和，和阿好美化過的回憶。

春江、秀聰中小學成績優秀，但因懂事，解世故，初中一畢業，就投入社會幫助父母拉拔弟妹。阿好雖堅持女孩子要受教育，但日益沈重的擔子畢竟壓得人太沈，她需要助手，而且在她的思考中，能栽培所有孩子中學畢業，也算不錯了，故她沒有反對春江、秀聰的體貼。

春江第一份工作是替她的小學老師幫傭。春江在校功課好，個性溫順，受老師特別疼愛照顧，但師生一旦變成主僕，關係立刻不徇私，春江意識到屈居人下的冷感和立身社會的無可傍依。後來輾轉的工作也無非是類似下人的私人診所護士、保姆……等等，這對個性矜持的她深刻的刺傷。

秀聰由於乖覺機靈，從小就為這家庭難堪的事走奔，舉凡低聲求好的借米賒物，說謊搪塞防堵討債者，出入當舖……無一不是她出面。春江長年在外，秀聰是家裏實質的大姐，父母的爭吵，困頓無措，弟妹的照顧，甚至父親臨終前三年的臥病……無一不是她獨力照顧迴護支撐，以致蹉跎青春，耽誤婚期，最後草率嫁人，婚後生活無異是她母親的翻版，而她原也繼承著母親有志氣的血脈，因此當她凝視自己人生的不堪時，她不能不停留在被太早趕出童年的門檻。

雪霞是子女中最具阿良性格的，她亦善長於逃避。她不要像兩個姐姐體貼父母而輟學，她牢牢把握升學機會，她要過好生活，她以為她是天生該得好生活的人，她認同書本的世界，以書中尺度衡量她的父母，她無視於父母辛勞，一心想冷眼批判。她看不起以酒精和恣縱情欲來逃避現實的父親，也暗以母親日夜匍匐於衣堆的謀生方式為恥；她深恨父親沒責任感，更恨母親一味為父親所作所為抹粉擦飾的懦弱。她怨懟父母沒有為他們築起足以庇護他們的世界。

俊生則有獨特的心事。他從小為不和姐妹同姓，屢屢向不同的人解釋厭煩，他也隱約知道自己的重擔。他不明白何以父親跟他似親非親，母親對他又特別嚴厲？他從不被准許在外面多流連，他不像姐姐功課好，也不像姐姐對家事被賦與責任，只每天被盯得牢牢的，但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美彩呢？據母親的描述，她的出生是爸爸連看也不看一眼的；她生在被千盼萬盼的哥哥之後，她的名字的「彩」據說是「輕輕菜菜」的意思。三個姐姐參與了家庭早期的艱辛——至少為這家庭的歷史做了見證，母親的回憶從來就是到她即戛然而止，是一切到了她就面目模糊呢？抑向來她就是無足輕重。

就連最受寵的小妹文敏，對這家庭和兄弟姐妹也有她獨特的感受。兄弟姐妹輒大她十來歲，對她雖然傾注了大量的愛，但那不是平等的手足之情；她覺得這家庭是她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他們彼此密密相切，而她被拋得遠遠的；她這份深切的寂寞感是父母兄姐難體會的，她隱約覺得到頭來，兄姐會跑得遠遠的，自己要伴著父母老去，甚或自己未成年，父母會離去，果然她還不及了解父親，父親就在她未上高中的暑假離去。

對於逝去的阿良，春江等姐妹沒有和阿好等同的觀點，他們各自在成長中有吸取未足的匱乏，有某個階段過不去的眼睛，有夢魘般揮之不去各自的記憶，他們沒辦法附和阿好，他們認為阿好是在自我欺騙。

X X X

阿好在日後日增怨嗟的回想，不能不把這個家庭敗落的原因追溯到那年春江鬧死鬧活非嫁給慶遠不可的事上。

阿好的腦海裏，永遠存著春江白衣黑裙一派矜持的模樣。春江讀初中三年，台北市立女中的白衣黑裙天天燙得齊整端挺，背著書包出家門之前，定要在門檻上立一立，確定儀容妥當服貼，才一步一步踩蓮花地踏出家門，那種柔婉穩重沈靜的模樣，恁誰也要讚美：阿好官真會教養查某囡仔！

阿好始終難理解這樣從小就乖巧懂事，小學三年級即能升火打灶煮飯作菜給全家人吃，對弟妹指揮若定，領導有方，端莊有禮的女孩子，會中意著上大她十數歲、有妻有子、無一技之長、被家庭趕出家門的中年浪蕩漢！阿好不能相信不能接受，一手掄起木棍，一手揪住春江頭髮，拖按在地，劈頭亂打亂罵：「沒見笑！查某囡仔人，甲人有某有子的人做陣，謝世謝症，枉費子妳讀冊……」

春江直挺挺不掉淚也不求饒，在被阿好囚禁的幾天不吃也不喝，她心中有她決定對待世界的方式。春江肚子日漸隆起，阿好終於投降。

五十九年秋天，春江和慶遠結婚。冬天，阿好有了外孫女兒，矜持的春江嫁給游手好閒的慶遠，兩人結婚初期竟不比當年阿好和阿良處境好。中年的慶遠從建築小工學做起，春江捋起袖子，褪下衫裙，捲起褲腳，竟也步起阿好的後塵，跟著慶遠四處游棲，挑磚、砌水泥、種菜、養雞……無所不能，而把小孩丟給阿好撫養。

若說春江的以死逼嫁是阿好要強的人生結實的一棒，那麼阿良再度的非婚女兒臨上門則是使阿好幾乎沒頂的浪頭。阿良始終沒有中斷他的拈花惹草，阿好始終也不甚著意。她篤定相信沒人會與兒女成群的丈夫長久糾纏，「他沒那本事！」是她口頭常掛著的話；「人沒人才，錢沒錢財！」不是她不知阿良其實修眉俊目，也略有幾分文采風流，但阿

好隱藏著驕傲：我不在乎他！

春江嫁人的同年，家裏的電話日裏夜裏同一女人打進來，直挺挺毫無迂迴地指名要找阿良。阿好氣不過這樣的架式，不管她是誰，阿好的悍是不鳴則已，一鳴則驚人，她潑辣地開罵：「沒見笑查某，欠人幹，三更半暝找人的起：」阿良駝鳥地搗耳，雪霞、俊生、美彩分別在高中、初中階段，一個一個功課做不下去。

阿良有時一連幾天沒回來，阿好就失神落魄地工作無心，不是喃喃自語，就是對子女叨絮：「你阿爸是去搭位？哈麼代誌予伊未得倒返？……」

秀聰在屢屢調停無效後，早已學會不理不睬，手中像早年的母親針黹不輟，她承繼了母親的好手藝。雪霞正在高三，她天天躲在學校以唸書為名，逃避父母無止無休的爭吵。無法理解無力調理的是三個小的。

阿良一回來，也不管日裏夜裏，阿好就一箭步搶上前搜阿良口袋衣領，嘴裏夾七夾八詈罵：「你攔知影要轉來？敢著要轉來？出去呀！你出去呀！敢出去就免轉來呀……」阿良惱羞成怒，作態地掄起菜刀往自己脖子抹：「好，妳逼我，我就死予妳看……」阿好見勢，委屈感全出，順手也掄起手邊剪刀：「要死，要死做陣死！你死，你快活，沒這麼好空……」這時俊生、美彩、文敏，哭的哭，叫的叫，拉的拉：「阿爸、阿媽，你們安爾是為啥麼……」。

這些幕三天兩頭上演，秀聰雪霞等默誌著厭惡加上無以名之的羞恥感。貧窮、爭吵、厭惡、羞恥，雖像浪花擊石拍擊著這家庭，但也像潮汐漲落有時，這個家庭維持著隨時會掀起驚濤駭浪暫時的平靜。沒想到真正使阿好幾乎沒頂的浪頭還在蓄勢。

六十五年阿良因鼻咽癌過世，阿好攜帶一群除了春江外，未婚嫁的兒女，面對阿良撒手後的未了債務，和對兒女未完成的人生責任，所有的爭執頓成了煙塵。這家人由於處難有素，喪禮場面雖清冷，倒也有風過水平的浪靜。就在此時，一老一少的陌生闖入者給這家庭掀起滔天的巨浪。

「……既不是帶囡仔來分財產，既是帶伊來甲尹老爸撚香……」老婆子牽著小女孩嚶嚶著說。「妳講啥麼？誰是尹老爸？」「這囡仔已經入你們的戶口了，妳攔不知？——可憐的是囡仔，囡仔的老母本來也是要來，是阮甲伊擋——」阿好五雷轟頂，當場昏厥了過去，醒來後捶胸頓足一頭朝棺木撞去，嚎啕大哭：「死人唷！死人！你人死去攔安爾糟蹋阮——」

阿好失神智了好長一段時間，以前疑疑綽綽的，沒想到真來到眼前。阿好真真嚇住了，她沒想到嘴裏罵的真罵出人來！她更嚥不下的：以為自己是阿良的「太帥」，家裏戶口名簿什麼時候多一口人都不知道！而那小女孩跟自己外孫女差不多大，那麼那女人豈不跟自己女兒差不多大？——這些話她問不出口，沒法向人求證，卻像大石抵在心口，她也沒法迎向子女詢問的眼光，她仗勢的驕傲頓時崩塌委地，心灰喪志了好長一陣。

阿好仍是好命的，因她生性樂觀善於朝好處看。「日子總要過的……」是她經常講的話，在阿良過世數年間，他的債務（因病、因養育子女、因惡質的生活態度、因時運不濟、因長期的拈花惹草……所欠下的）他為自己帶來精神的

痛苦，都隨他的死煙塵般消逝；她的兒女也在數年間完成婚嫁，她替阿良償了許多人人生責任，她又恢復了往日的驕傲；再大的浪頭我也能頂了。

阿好在這女兒那女兒家走走，和俊生一家住。她逗弄兒孫，嘴裏不忘昔日教養子女的光榮：「你們攏不像你爸爸（媽媽），以前好乖巧！你爸爸媽媽太寵你，以前阿嬤好嚴咧——」她的兒女若聽到這話，就不滿地頂撞她：「時代不同了，勿講彼！以前若不是阮自己知曉想，老早就變歹囡仔——」一手搶過在阿好懷中的小孩，留下錯愕、張著嘴的阿好。

兒女各自成家，一家有一家教養子女、夫妻對待方式。阿好看她的女兒都太諂媚她們的丈夫，她想沒有她當年的有志氣；她看兒子又太聽太太的話，她想她當年怎麼沒有像媳婦那樣的命？她想向他們講他們的爸爸，傳授她的方法，他們都不愛聽，有時還替阿好檢討是非地指責阿好的不是：「其實阿爸也不見得完全不對，妳根本沒愛阿爸嘛！——」

「這些孩子真大膽，安爾講阮！愛，敢是放在嘴裏？」阿好心裏想，嘴巴仍講：「是呀！阮根本不知影愛不愛，阮總是想伊是你阿嬤甲意的，伊是予咱招的——」「就是嘛！妳那麼兇！本來對的，也變成不對；是妳甲阿爸推出去的嘛！——」眾子女講到阿良，不是一言不發，就是你一言我一語紛紛數落阿好的不是，堵得阿好沒話說。

阿好沒想到她最一心一意要牽成的子女，跟自己這樣沒同心。她不禁又想起丈夫，再怎樣，總是平等對吵，要不，也禮讓三分，沒想到面對長大的子女，自己卻矮了一截，各家各家兩小口，凡事自專，尤其俊生和他媳婦，最叫她興起深深感歎「兒不如夫，母不如妻」。

X X X

俊生婚後做任何事，從不跟阿好商量，工作一個一個換，轎車一、兩年一換；和瑞玉兩人又像做大事業，又像游手好閒；一會兒說要到東南亞考查市場，一會兒說要到南部學養殖，一會兒又說要到東部投資房地產，一會兒要到大陸；有時整天打扮漂漂亮亮，不是說去朋友私人別墅游泳，就是到什麼俱樂部打球跳舞。年輕人的世界，阿好沒辦法參與，只有像老媽子一樣收拾著房子、帶孫子。

七十七、八年，台灣的經濟正是強颯投機風的時候，阿好自然不知大環境的變化，更不知她的子女也有奮身投入者，她的小世界再度蘊蓄起狂風巨浪。

春江當年對婚姻的選擇，不無是報復父親喪德表示（只有她澈頭澈尾知道父親的行徑）；從小對世道冷暖過早的理解，加上婚後自食惡果的現實磨難，她的生活態度不無屈扭。她變得愛賺錢、敢花錢，對長她十餘歲，知識見解差她一大截的丈夫，她尤其相信金錢是她可靠的憑藉。

秀聰對婚姻的態度比春江更澈底的自棄，婚姻對她而言，是爲了擺脫，而非嚮往。金錢遊戲於她只是乏味人生聊以遣懷的方式。

俊生則不同，俊生有瑞玉的野心在推動。不管什麼理由，阿好的六個子女倒有一半縱身在這投機強風漩渦中。他們買賣股票、簽六合彩、玩大家樂、拜十八王公、求神問卜……家庭聚會曾幾何時，也以打牌爲主要節目。她矜持的春

江、體貼的秀聰、從不鬧事的俊生……全變了樣，阿好看這種情景，不禁回想他們小時候乖巧的模樣，更思念起阿良：當時真難爲他，兩隻手骨飼這陣困！有時偶爾玩點四色牌，自己就跟他沒完沒了地大小聲，爲的不就這些孩子嗎？如今孩子長大了，卻如此肆無忌憚地賭了起來。

俊生究竟做什麼事業，阿好實在不甚了了。誠如俊生常掛在嘴裏的話：「甲妳講，妳嘛不知……」，只見兩夫妻，瑞玉一努嘴，俊生就跟著走。四、五年之間，外面的工作都沒了，吞吞吐吐跟阿好要房契，說做土地仲介，先是要投資；又說自己要組公司，房契借他向銀行貸款……阿好沒有二話，房契、印章、身份證全交予他。後來怎麼演變到夫妻倆成天閉門拒客、不接電話、不應門；不是睡大覺，就是大打出手，帳單、貸款利息催繳單，一張一張來，阿好實在難以理解。

阿好生活已起了重大的變化，但她只有隱約的惶惑和不安，她屢屢話到舌尖，就遭到俊生煩躁粗暴的攔截：「甲妳講？沒效啦！」然而沒過幾天，就可憐巴巴：「媽，我一張票到期，妳有沒？廿萬先借我週轉。」十萬、廿萬一次一次不同的理由，最後阿好把存摺全交與他：「我總有的，攏在這；予你，我攏沒呀！」「多謝媽！我一定會還妳！一定會賺回來還妳！」拿了錢，兩夫妻飛也似地跑又不見人影。

阿好把錢給俊生，並不指望他還，但看他一拿錢，幾天沒人影，不知他究竟做什麼去，不免焦急，一見到人抓著就問：「錢提去做啥麼？我攏不知！」「錢！錢！彼一點錢可以做啥麼？在這社會，沒一點底，安怎甲人企起？」俊生煩躁地打斷阿好的焦灼叨唸，然後又是幾天的蒙頭大睡。

阿好看躺在沙發疲累橫氣的兒子，快四十歲的人，皮肉已有些鬆弛，睡著的臉部表情還殘存著賭氣。阿好嘆了口氣：這麼大的人，可以日裏夜裏睡！自己不吃不喝，也不管老母和兒子有沒得吃！阿好沒辦法，爲打發疑團不得解的心情，也爲日後生活的隱憂，只好找些手工在家做，剪成衣線頭、摺紙袋。坐在客廳兒子睡的沙發邊，阿好手不停，腦也不停，兒子不均匀的鼾息似乎困頓已極，濃眉亂髮比當年丈夫更添些暴戾之氣。

俊生的敗落比阿好想像中還快。和瑞玉兩人一人一部進口轎車很快成兩人共乘一部二手摩托車，體面光鮮的穿戴變成邋邋的市井短打；因手頭困窘，顧不得顏面地常在巷口街心一路對罵扭打回家，甚或無恥地挖兒子的撲滿。阿好沒想到她在老年還得受比當年丈夫給自己帶來的更大痛苦和精神折磨。但總是時機捉弄人吧！阿好沒想責怪兒子。

「俊生到底是在做啥麼？甲阮借錢，講一個月要錢，時間過那麼久了，也沒來交代一聲……」「哥哥把我的會仔錢拿去週轉，現在我自己要用錢……」「你困有在家沒？一筆帳來甲伊收……」女兒、親戚、認識的人、不認識的人都來找阿好，打聽之下，才知道這裏二十萬，那裏三十萬……俊生似乎欠下不少錢。阿好被逼急了，不免埋怨女兒：「別人大姐牽成小弟，替伊買厝開公司的也有——」「媽！免講彼，別人才調，阮慙慢。一人一家代。俊生兩尅某，攏是受高等教育的，兩個安怎會做到安爾？阮嘛，也是一大家要顧——」阿好被女兒一搶白，頓覺頗失母親立場，強忍下「其實妳們每人扶他一把，俊生也不致——」的念頭。

「媽，妳知影哥哥甲地下錢莊借錢否？」「地下錢莊？」「地下錢莊攏是吸人血的，利息重免講；錢若還不出，黑社會的人會找來——」常被俊生伸手的文敏，稍微了解一點俊生的狀況，忍不住向阿好講利害關係。

阿好至此才了解俊生夫婦臉色何以會那麼灰敗，暴惡，也才了解的確眾女兒沒辦法救他們。然而也因此，阿好的生活增添了驚恐，夜裏電話，白天電鈴，都讓她驚悚戰慄；更怕出門迎遇每個橫眉豎目的人。她懷疑害怕每個來人是來討債，抑來索命。夜裏她不是心悸得睡不着，就是從兒子被追殺的夢境醒來。她唯一的根苗！在夢裏，她乾著喉嚨喊不出聲，在不寐的夜裏，她睜著眼巴巴瞪著門，有時等到兒子回來，她趕迎上去，卻被惡聲色彈回來。

女兒們開始輪番上陣，說來說去總是勸阿好把房子賣掉，幫俊生解決問題。她們反反覆覆的理由就是：妳只有一個兒子。阿好不吭聲，心裏可翻騰得厲害：這厝可是阮磨指頭皮一世人唯一擁有的！這厝可是我阿好一生的記錄，俊生娶某以後，敢有關心過這厝的絲毫？税金、貸款搭一項不是阮納的？生活費沒出半錢，今嘛卻來討欲賣厝！擱講，到底是欠多少錢？竟然要賣厝！

阿好反覆的心思說不明白，也不知向誰說。她忍不住又回想，俊生小時，那麼乖，男孩子，連出手跟人打架都不會！也忍不住怨媳婦：攏是瑞玉，叫伊做東做西，做沒一件成！

阿好心思懸著，直到年初一天，好不容易才上工的兒子，慌慌張張從外奔回，神色憂急地樓上樓下奔，阿好問：「啥麼代誌？」俊生哭喪著臉：「瑞玉想要自殺！」阿好被電殛似地全身發抖。

「為啥麼伊欲自殺？」阿好顫著聲問，兒子垂著頭：「瑞玉講對不起媽媽……」阿好至此始明白媳婦是以死相逼，背脊倏冷倏熱，「好！算我驚伊！」

阿好把女兒都召回來，藉此讓眾女兒表明態度。但一開始話頭就像橫岔的枝芽，不斷旁生。指責、埋怨、怪罪……阿好完全失去了主張。眾女兒立場不一，有的勸阿好放手幫俊生渡過難關；有的堅持老母要存老本；有的則說當時買這幢房子自己曾出過力；有的又說便宜了瑞玉……阿好不全明白子女們真正的意思，也摸不到子女對自己的溫情，只覺自己的世界不斷崩塌，連稍微提到共同的中心，自己一生賴以生存的支柱——阿良，他們都不留情地各以曖昧的眼神，裸露的言語徹底打擊，阿好發現她立於孤島，她努力持守著一瓦一磚皆自己雙手掙來，曾經庇護過一群孩子的房子，如今已沒什麼意義。

房子終於賣了。

俊生在簽約的當天說好說歹：「媽，厝算是我甲妳借的，以後會擱買一間還妳。」阿好看著宛如丈夫翻版的輪廓、困頓的兒子，嘆了一口氣，一言不發，在契約上蓋了章。

房子賣一千零五十萬，分四次付款。頭兩次拿了錢，俊生瑞玉一接手一轉身就不見人影，三兩天後出現，出現時仍邈邈著身，一路吵罵回來，阿好忍不住問：「錢拿去還人沒有？」媳婦依樣一語不發扭身上樓，兒子依樣惡聲氣：「妳會想還，我不會想還！」

第三次取款時，阿好嚙嚙地說：「債務到底還有多少？加減嘛要留點生活……」做兒子的厭煩母親的顧慮，丟出一疊十萬。最後一次取款時，代書同時寄來限期搬離的通知，阿好著慌地看一屋子二、三十年的器具，有丈夫親手做的櫥櫃桌椅，有一箱一箱兒女成長離家留下來的東西，每一物都有阿好生活的痕跡，而今被迫要連根拔起，而兒子連下一個棲身處都還沒著落，阿好忍不住老淚縱橫。

期限的前一天晚上，俊生瑞玉十二點多到家，宣布：明天我們搬家。阿好連問搬到哪裏的機會都沒有，兩夫婦一扭又上了樓，完全無措的阿好環視屋子，也不知是悲愴還是張惶，不知要收拾不收拾，呆呆地立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來了一輛卡車，秋風掃落葉地一股腦地把屋裏的東西掃進卡車，來回走了八趟，房子終於一空。阿好來不及傷感或憑吊也來不及和二、三十年的鄰居道別，匆忙隨著最後一趟車離開了老巢，留下滿街滿眼問號，有憐憫、有錯愕，也有真誠關心的鄰居。

賃租之居所說是瑞玉請地理師三番兩次勘定的（他們說以前住家對他們夫婦不祥，以致有做事失敗債台高築的結果。），阿好看亂物中神索上養父母的神主牌，丈夫的神主牌，養父母、丈夫也無言地望著她。

太陽天天升起，阿好搬到新居，獨自守著終日不聞人聲的房子，似乎也有些習慣了。一家三代四口的生活沒有多大改變，兒子愠怒困窘的神色依舊，似乎也有聊以糊口的工作了。媳婦果真像廢人又像這家庭的主宰者似的活著，照樣三天兩頭演出或離家或尋死的戲碼，剛剛重新打算過正軌生活的兒子工作中常被召喚回來，唯一的孫子功課愈落愈遠只有阿嬪知道。只是阿好現在比較不驚恐了：所有的都給了，還能怎樣？同時打定主意：要死要走，我都要比你先一步！

阿好的一生是有志氣的，個性是樂觀的，現在她把希望全放在孫子。「元智啊！你功課做好未？稍等，阿嬪是會檢查嘍！」這樣大聲喊孫子做功課時，阿好的前景頓時又鋪滿了金色的陽光。她想當年她不就是這樣教養兒女的嗎？